

柯子铭

剧海札记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剧海札记

柯子铭 著

序 一

郭汉城

柯子铭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文化官员，一方面辛勤从事文化行政领导工作，一方面又潜心进行学术研究。他在六十年代初，就参加了福建省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剧种史的调查。这次调查，摸清了福建省地方剧种的历史源流和艺术特色，深入到中国南戏这个建国后尚未开拓过的领域，在古老剧种莆仙戏、梨园戏的传统剧目中发现了许多宋元南戏同题材或同名的剧目，引起了全国戏曲界的关注。这次调查有二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开创了戏曲工作调查研究的风气；一个是大量南戏遗产（文学剧本和舞台艺术）的发现，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此以前，总以为南戏已经是一个历史名称，实际上它还遗存、保留在现实舞台活动之中，给人一种惊喜、一种启迪。

柯子铭同志在这次调查中，除了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实地参加了调查研究工作，并写出了《关于莆仙戏〈目连〉》这篇对研究南戏很有价值的论文。据我所知，他就是通过这次调查引起了对南戏研究的兴趣。在此之后，他先后担任了福建省戏曲研究所主要领导和省文化厅副厅长期间，一直到离任之

后，始终孜孜不倦地钻研业务，勤奋写作，没有间断。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他宣读自己的论文，获益非浅。

柯子铭同志对南戏的研究是颇有建树的，特别对古老剧种莆仙戏、梨园戏遗存的宋元南戏同名剧目的研究，有诸多新的发现，说前人所未说。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从横向和纵向的交叉进行观察，从同一题材多种剧目的比较进行探索，追寻其发展脉络；还有从美学的角度研讨南戏剧目的审美特色，对今天的戏剧创作亦可作为借鉴。当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开始，尚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子铭同志和福建的同志们继续努力。

在这集子中，还有一部分结合福建戏剧创作实际的文章。这部分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论文、讲话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从福建戏剧创作的实际出发，寻求它的内在规律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如1979年初发表的《遵循艺术规律，实行艺术民主》到1990年底发表的《时代·主旋律·多样化》各篇，都贯穿了这样一种精神。它是福建的实际，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反映了艺术的一般规律，但又有新意。这同他多年来既担当行政领导工作，又和他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分不开的。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但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规律性探讨这些普遍原则却是一致的、相互贯通的。我前面说的柯子铭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文化官员，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福建省文化厅将柯子铭同志多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成就，也反映出一定时期中福建戏剧创作的态势和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史论研究的成果，对于研究、总结福建戏剧创作的经验，激励今天的戏剧创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我看了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深为处处体现着的关心人民

群众的精神所感动。其文论述辩证，逻辑严密，词显意深，以理服人，都值得一读。

1997年12月31日于北京

序二

刘念兹

六十年代初，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组织一个剧种史调查组，将近有 20 人参加，这是一支学术专业队伍。子铭同志当时是研究所资料室的负责人，也调到调查组。他随队前往莆田、仙游、泉州、漳州等地考察莆仙戏、梨园戏、竹马戏等古南戏剧种。通过这次调查，整理出百万字的调查资料，编写了莆仙戏、梨园戏两本调查报告。子铭同志始终其事。当时，指导这个调查工作的陈啸高同志（省戏曲研究所戏史室主任）和我分配给子铭同志一个科研项目：考察莆仙戏目连戏与南戏关系。子铭同志欣然接受这个项目。他一面承担调查组的行政组织工作，一面广搜史料，悉心研究，普查了各种目连戏剧本，访问记录老艺人有关目连戏演出的历史情况。他与我和啸高同居一室中，我是看着他写的。这是他从事戏曲科研工作开始的第一步。现在文集中就有这篇文章。

时光流逝，一晃过了二三十年。于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湖南怀化召开的辰河目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四川绵阳召开的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子铭同志先后都携带他新的研究成果，参加了这两次学术盛会，成了目连戏研究的

专家。

文集中有关南戏的研究文章，如梨园戏的《郭华》、莆仙戏的《荆钗》、《王魁》、《赵氏孤儿》等篇文章，都是由此发凡：从实际调查研究入手，见解独特，成一家言，从中亦可看出中国古老南戏在福建的流播和沉积的痕迹，对古南戏遗产的发掘研究贡献甚大，实在是可喜可贺。

这本书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有对现代戏曲工作的评论，福建戏曲艺术的灿烂历史和当今的辉煌成就，多有关照。

子铭同志的立论，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从实际调查中来又回到实际工作中去。因此，诸篇评论文章都是点到实处。他多少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对福建戏曲事业的指导工作，养成一种求实作风，没有虚言妄语。其为人也，谦虚谨慎，其为文也，厚实不虚；总其成也，“实在”二字可矣！

福建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成就卓著，特别是戏剧艺术更加突出，表现在戏曲剧种众多，遍布沿海一带地区，形态各异。全省传统戏曲剧目的积累达万个以上，约占全国五分之一。而莆仙戏、梨园戏的传统本尤其惊人，仅莆仙戏一剧种拥有五千余本，可以说是集全国传统戏曲文化之大成者，还没有别的剧种可以与之相比。它是迄今收藏世界戏剧艺术作品最丰富的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五十年代，这些传统剧本经各界人士的努力收集，誊录而保存于世，其中遗存不少宋元明初南戏剧目，引为世人所瞩目。进一步整理、发掘、保护、开发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其影响所及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全国；其涉及学科不仅是戏曲，也有关历史、民俗、文学语言，以及民族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可以说，当今一些学人是离不开福建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玉成的。我曾于 1962 年写成《南戏新证》初稿，正是有赖于那次福建戏曲历史的调查，在福建和相

邻省份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完成这部专著提供了重要条件。

几十年来，福建戏曲历史的调查研究连续不辍，成果辉煌。期望福建同志继续努力，坚持不懈，再结新果；希望莆仙戏、梨园戏这两朵稀珍的南戏遗响的艺术之花，更放光彩！

1997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一	郭汉城	1
序二	刘念兹	4
·古剧钩沉·		
福建南戏史载辑考		1
简论民间古典戏本的审美特色		8
古南戏《王魁》的遗存及其演变形迹		26
梨园戏《郭华》考略		
——兼议“戏队”本源		35
“掉弄调把戈”与“岸贾打”		
——莆仙戏《岸贾》、《赵氏孤儿记》考评		45
《刘文龙》本析疑		53
《田氏》三考		61
“舟会”与“庙会”辨析		71

·目连探秘·

关于莆仙戏《目连》	90
泉州傀儡目连的独特性与考源浅析	112
目连戏演变初探	123
南方目连戏构体的多元融合及其演变轨迹	144
漫话蜀地观剧时 ——散记四川目连戏演出二三事	157

·求索之旅·

遵循艺术规律 实行艺术民主	162
刍论戏曲剧目的推陈出新	172
导演艺术与戏曲	184
正确评估戏曲舞台形势	194
戏曲的“危机”与转机	202
戏剧观的探索	208
浅谈题材与题材规划	220
走向时代的需要 ——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实践与体会	229
时代·主旋律·多样化	247
发展戏曲现代戏的思考	255
史剧创作的新径	266

关于“闽派”戏剧及其他 来自实践的感悟 ——我们抓剧目建设的体会	270
·剧评漫笔·	
多做具体的历史分析 ——对《珍珠塔》、《苏秦》异议之我见	289
“心城”的悲剧 ——潮剧《围城记》莹娘剖析	292
窥视“寡妇村”的妇女观 ——评话剧《寡妇村的故事》	297
古典戏曲美与现代戏曲美的完美统一 ——简评闽剧《天鹅宴》	302
八闽艺苑花如林	310
后记	317

福建南戏史载 辑考

从我省的文献记载，和对古老剧种遗存剧目的考据，可以确证我省是宋元南戏的发祥地之一。南戏发生地是多点的，除早期起于温州（永嘉）之外，还在江南和东南沿海的若干地区先后产生。福建南戏也是多点的，先后出现于兴化（莆田、仙游）、泉州、漳州这一片被誉为“海滨邹鲁”、“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

“南戏”这一概念应是“南宋戏文”、“南曲戏文”或“南戏文”之简称。这是有别于北方的金院本和北曲、杂剧而言的，泛指宋元乃至明初流行在南方数省，土生土长，以南方语言唱念南方曲调、声腔的民间戏剧。江西人周德清早于元·泰定甲子秋（泰定元年，1324年）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一文中，论述沈约之韵乃“闽浙之音”时，说“……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指明南宋戏文的唱念声腔，包涵闽浙两地。

据我省文献典籍记载，宋时福建已有广泛的戏剧活动。朱熹于宋绍熙元年至三年（1190—1192）知漳州时，发布《谕俗文》，禁止“装弄傀儡”，文称：“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

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①又据清·薛凝度主修的《云霄厅志》卷四十六“艺文六”，引朱熹的忠实门生陈淳（1153—1217）的《朱子守漳实迹纪》一文，云：“朱先生守临漳，未至之始，阖郡吏民得于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悉屏戢奔遁，及下班莅政，究严合宜，不事小惠……。”反映漳州一带在朱熹未到任之前，就已有傀儡戏和优戏的演出；所谓“淫荡”，犹过度放荡也，足见当时演剧之盛。“优戏者”闻朱熹要到任，“悉屏戢奔遁”，说明不仅躲避不出，还有逃奔他方的。于此可见不但有本地优人，也有流窜演出的外地优人。

朱熹离任后五年，宋庆元三年（1197）陈淳知漳州，又有《上傅寺丞论淫戏》一文，述“某窃以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聚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庭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②

从中可略睹南宋漳州一带南戏昌盛的面貌：一、在本乡或外乡的优人被雇请作搭班演出中，已有专事装扮演出的民间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二、有人戏，又有傀儡戏，且被贬为“淫戏”，说明了戏有一定的内容，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容；三、出现戏台，这是戏曲形成和盛行的重要标志。所谓“筑棚”，是垒土石为棚，还是架竹木为棚，不得而知，但已有戏台出现；四、优戏演出的名称，同漳浦一带民间习俗活动亦称“乞冬”有机契合，演唱时四旦角身扎竹马（或以竹竿代马），唱春、夏、秋、冬《四季歌》，庆丰收，祈丰年。这种演唱形式，也叫“跑四美”，多在“弄子戏”之前表演。今流行在漳浦一

带的竹马戏，所演的弄子戏，有《土久弄》、《砍柴弄》、《搭渡弄》等。“弄”乃唐人语，可证是唐戏弄的遗响；五、演戏活动已有相当规模，不仅在通衢的广场，也在繁闹的市肆，不仅在集市，而且遍及诸乡村，各地争相演出，毫无顾忌，并有禁而“滋炽”不止之势；六、戏资由“戏头”出面向村民筹集。“戏头”是南宋杂剧脚色职司上的一种分工，周贻白认为“戏头一职或即一甲中对外的代表人，如今之后台经理之类”。由此可知，此时戏剧演出活动已有较为完整的形式。

泉州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是福建南戏又一重要基地，唐时，已是我国海外文化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北宋元祐二年（1087）正式成立市舶司，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将泉州作为陪都，于建炎三年（1129）设南外宗正司，职掌外居宗室事务。此时有大批的宗室亲属入泉，至景炎元年（1276），达3200余人。这些皇族宗亲在汴京时沉溺于声色娱乐，不仅自己装扮作乐，“自为优戏”，而且蓄有倡优。宋室南迁，皇家公子王孙的家乐家伎，也随之迁入泉州等地。

据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宋南外宗正司皇族《天源赵氏族谱》抄本中载：“明成化十二年（1476）赵璇（号古愚）所撰《家范》共53条。赵璇吸收宋亡、泉州赵氏皇族被蒲寿庚杀尽斩绝的教训，警戒子孙云：‘家庭中不得夜饮、妆戏、提傀儡宾……亦不得教子孙、童仆习学歌唱戏舞诸色轻浮之态。’^①可证实宋室皇族当年在泉州耽于演戏歌舞之事。

在皇室宗子、遗臣带来宫中优戏或家班的同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路歧人”（指宋元时的民间艺人）也南来流入泉州、莆仙民间，杭州、温州南戏剧目也随之南传，与泉州以古乐南音为曲调的闽南优戏、戏弄结合，在多种文化背景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别是一家”、讲音律而重节奏的泉州地区的南戏，有上路、下南（合称大梨园）、小梨园（亦称“七子

班”）三种同腔、同科而不同戏路的戏班，称为梨园戏。

莆、仙两地，宋初隶属泉州，陆地毗连泉、漳，水路与泉港相通，彼此来往甚密。唐咸通间（860—873），民间百戏已盛行；至宋时江浙、两湖一带民间音乐“吴歌”、“楚谣”流传入莆仙地区。此时，以兴化方言演出的优戏应运而生。刘克庄（1187—1269）对家乡莆仙两地的演剧活动多有赋咏。他于宋端平元年（1234），在其家乡所作《田舍即事十首》之九：“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淳祐乙巳五年（1245），作《观社行·再和实之韵》：“陌头侠少行欢呼，方演东晋谈西都，哇淫奇响荡众志，澜翻辩吻矜群愚。狙公加之章甫饰，鳩盘谬以脂粉涂；荒唐夸父走奔杖，恍惚象罔行索珠。效牵酷肖渥涯马，献宝远致昆仑奴……”。后期写的还有《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二首》、《即事三首》、《灯夕二首》等，极赞莆仙演剧之盛：“空巷无人尽出嬉，烛光过似放灯时。”“游女归来寻坠珥，邻翁看罢感牵丝。”“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棚空众散足凄凉，昨日人趋似堵墙；儿女不知时事变，相呼入市看新场。”从此，可见莆仙两地杂技、木偶、优戏演出之盛，与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前后，“福建鲍老一社有三百余人”到杭州演出，可相互印证福建莆仙两地以及漳泉一带木偶戏之盛，而且繁衍不断，流传至今。

从仙游人蔡攸与徽宗在宫中“自为优戏”，“多道市井淫媟浪语”^④，到朱熹、陈淳先后在漳州“按榜市曹”禁演优戏，而至莆田、仙游“优戏甚盛”，可看出从北宋末年至南宋，福建优戏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过程。它已从侏儒戏谑发展到众角色扮演故事，从民间市井说唱或宫廷娱乐发展到戏棚演出；至此，群众观赏演出，达到了着迷的程度。演出的节目已有故事情节，如刘克庄诗中所述及的楚汉之争、霸王与虞姬、东晋西

都、夸父追日、昆仑奴等，且剧目不断有所更新，已是趋向成熟的戏剧形态。

据此可知，莆仙优戏是福建南戏的又一支，它土生土长，融汇了唐宋大曲、木偶戏、北宋杂剧、“吴歌楚谣”，并吸收温州南戏，而形成了独立声腔的兴化戏，即后来的莆仙戏。

福建南戏所以能独树一帜，是与福建方言的独特性、复杂性分不开的。清·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六：“吾闽词学久废，近渐复兴。论者皆谓南蛮缺舌，去卫音远，纵推敲终难叶律，不知音起鼻喉，以鼻为主。”清·黄宗彝《聚红榭杂集词》云：“天下方音，五音咸备，独阙纯鼻之音，惟吾闽尚存，乃千古一线元音之仅存于偏隅者。漳泉人度曲，纯行鼻音，则尤得音韵之元矣。”说明戏曲声腔与地方语言关系甚密。方言是戏曲声腔的依据，不同的方言，形成不同的声腔。福建南戏声腔为泉腔、兴化腔和潮腔，有别于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是为独立的声腔系统，皆以本地方语言为标准音而制曲创腔。

对此，外地人很难有准确的把握。元周德清所云“（沈）约之韵，乃闽浙之音”，殊不知在闽浙之中仍有区别。明谢肇淪（长乐人）的《五杂俎》谈到闽、浙、乃至闽之莆田与漳、泉的琴曲和声腔各异：“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田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至于漳、泉，遂有乡音词曲，侏儒之甚，即本郡人不能了了也。”

由于语言的地方性，及地域的独特性，并非其他声腔所能取代。宋元时关于泉腔、兴化腔虽无史书记载，但不等于它不存在。戏曲演出的开始，即伴随着本剧种声腔的产生。浙人陈懋仁在明万历年间官泉州府，著有《泉南杂志》，称泉腔为“土腔”；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载：“（龙溪）地

近于泉，……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使操‘泉音’，一韵不谐，若以为楚语。”这些记载虽然晚出，但也说明宋元时虽无腔名记载，而实际地方剧种声腔的个性已经存在。

60年代初，省文化部门曾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地方剧种史调查，重点对莆仙戏、梨园戏以及竹马戏等古老剧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中对莆仙戏、梨园戏的传统剧目做了比较研究，以这两个剧种的传统剧目，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见到的宋元南戏名目，以及元曲杂剧、明清传奇和弋阳诸腔同名剧目进行对照，列出莆仙戏和南戏同名或情节类似的剧目81种，梨园戏19种。现据过去考订的基础进行梳理，把它和徐渭《南词叙录》收录的“宋元旧篇”65个名目相对照，理出莆仙戏38个，梨园戏17个。再与《永乐大典》中宋元戏文三种及其中《宦门子弟错立身》的〔排歌〕、〔哪吒令〕、〔鹊踏枝〕等四支曲子提到的戏文名目29种相对照，莆仙戏补13个，梨园戏补1个（同《南词叙录》重复的除外）；又与清钮少雅（苏州人，乐工）《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元传奇”的戏文名目相对照，莆仙戏补22个，梨园戏补3个。此外，在《南词叙录》搜集的“本朝”48个名目中，莆仙戏补明初剧目11个，梨园戏补3个。总共名目相同的莆仙戏84个，梨园戏24个。其中，包含部分剧目剧名相同，但内容情节不相符，或在剧种史调查中新发现而有待进一步考查的，或有目尚无剧本的。但即使这样，梨园戏、莆仙戏与宋元明初南戏同名或情节类似的剧目（大部分有传统手抄本流传），其数量为全国各剧种所罕见。如梨园戏的《朱文走鬼》、《刘文良》、《王魁》、《赵贞女》、《郭华》、《朱买臣》，及莆仙戏的《张治》（即《张协状元》）、《活捉王魁》、《陈光蕊》、《周祖荣》、《刘锡乞火》、《王祥卧冰》等。在古本有的已佚，多数只有残曲遗存的情况下，莆仙戏、梨园戏却保留了完整的剧本；还有莆仙戏